

# 大量鱼苗死亡 南河小行段遭污染

“在小行这一带,南河最近几天水质很浑浊,从昨天开始,出现大量死鱼!”昨天上午,市民向快报投诉称,南河水质很受大家关注,从去年以来,南河水质明显变清,这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。

## 现场: 两三百米河道布满死鱼

昨天上午,记者接到市民的反映后随即赶往南河。据市民称,死鱼主要集中在小行桥沙洲农贸市场南面的河道,记者便沿着小行桥向南查找。走出近百米后,河面上开始出现死鱼,都是一些一寸来长的小鱼苗,被风吹到河滩边集在一起。再往前走,死鱼出现的面积更大,河滩边随处可见一簇簇白色的死鱼堆,其间偶尔还能看到一两条大一点的鲫鱼或鳊鱼。

记者发现,死鱼分布的河

道长度有两三百米,河岸上还有抓鱼的水鸟,水面上生长着很多水生植物如芦苇等。看起来南河水质不错,为何会大量死鱼?

位于南河西岸的建邺区沙洲水利站工作人员对此也很纳闷,“我们这里肯定没有污染,可能是哪家工厂在排污。”工作人员似乎不愿意明说。

## 环保局: 罪魁可能是附近“作坊”

随即记者又在河岸边仔细查找,终于在小行道口附近发现了一处排水口,大量的水



死鱼苗漂浮在河边

正哗哗地往南河里放,水面上泛起一层泡沫,排水口附近的水质看起来要浑浊一些。

排水口边一家毛竹作坊的老板说,这个排水口早就存在了,这两天的确有些异味,“昨天水臭得熏人,我们都不敢靠近。”至于污水来源,他

说应该是从小行这一侧的企业排放的。

记者顺着排水口找了一圈,没有找到源头,随即向雨花台区环保局反映此事。听说南河出现死鱼,该局表示立即派人到现场察看。环保局人员称,目前南河沿岸主要的污染

源就是生活污水,这一块的企业的污染已经被清理。去年政府部门花了4000万元治理南河污染,并对河床进行了清淤。由于资金存在缺口,沿岸的生活污水没有进行截污,记者所看到的排水口属于生活污水排水口。

到底什么原因导致鱼苗死亡?环保局人员表示,他们只能抽查水质,具体原因只有农林部门才能确认。一般来说,每个月10日之前他们都会对南河进行一次水质检测,这一次污染发生在4月10日之后,而且没有接到市民的举报。据他们估计,可能是附近的“作坊”偷排有毒污水,导致河水污染,此事有待进一步追查。

快报记者 孙玉春 文/图  
(莫先生爆料奖80元)

## 南京一施工船失事 十六人获救两人死亡

快报讯(省宣)4月17日上午,南京六合滁河水域一条工地施工船被浪头打翻,经现场紧急打捞,十六人获救,两人死亡。

4月17日上午7时许,南京六合滁河水域复兴桥工地附近,复兴桥工地施工小船被来往航运货船浪头打翻,施工船上十八名施工人员全部落水。经现场紧急打捞,十六人获救,两人失踪。8点30分,其中一失踪者被打捞上岸,不幸死亡。10点10分,另一失踪者被打捞上岸,也已不幸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,中共南京市六合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赵云翔对救援工作立即作了详细部署。六合区政府徐有俊副区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,立即组织打捞救援工作,紧急召集区安监局、公安分局、建设局、交通局、民政局、劳动局、建工局、海事处、东部路桥等单位按照突发事件处置要求,成立事故处理领导小组,并组成了现场救援、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三个工作组,分别开展工作。目前,事故原因和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,相关善后工作已经展开。

# 七个骗子狂涮天津酒商 骗吃骗喝骗中华烟

“抓骗子,他是骗子!”昨天午后一点左右,江宁东山步行街,两名男子在地上滚来滚去,扭作一团。来自天津的刘先生一边使劲揪住一位壮汉的衣领,一边高声呼喊,壮汉则竭力挣脱。这起街头激烈斗场面源自于一个拙劣的骗局。

## 27万元的合同

刘先生是天津一家酒业销售公司业务员。4月13日,他接到南京江宁打来的长途电话,来电男子自称姓姚,是南京奥斯莱克贸易公司、奥斯

莱克房产公司的业务经理,想订购一批红酒。前天上午,刘先生乘8点的航班飞到南京。看了刘先生带来的5瓶样品红酒后,姚姓男子说,“你先把酒留下,等会给总经理尝尝,看行不行。”刘先生提出先把合同签了,姚姓男子随便扫了一眼合同,就签字了,这张合同价值27万元。

## 借口打点索要名烟

正在刘先生暗自得意之际,姚姓男子开口了,“买了这么多酒,你得打点一下。公司等

备活动的共有7个人,每人送两条软中华烟吧。”刘先生连声答应。姚姓男子带他来到楼下烟酒店,先买了两条软中华。

下午5点半,姚姓男子又打来电话,“我们买了你这么多酒,主任、经理、会计都在,你就请大家吃顿饭吧。”刘先生立即赶过来。众人到街边一家饭馆,喝了3瓶红酒,是刘先生从天津带来的;吃了300多元的菜,当然是刘先生买单。

## 步行街摁倒骗子

晚上回到酒店,刘先生越

想越不对头,上网一查,有许多奥斯莱克公司涉嫌诈骗的信息。昨天一早,他到江宁工商局,发现这家公司根本没注册,当即报警。昨天中午12点左右,七八位民警赶到那家公司,3间办公室已人去楼空,连办公设备都“人间蒸发”了。警察扑了个空,让刘先生留下来蹲守。

“我答应今天再给12条烟,得钓他们出来。”刘先生琢磨着。昨天下午1点左右,他打通姚姓男子手机,“烟买好了,你抽空来拿吧。”“你到酒店楼下,我等会过来。”姚姓男子

说。见“鱼”要上钩,刘先生当即通知警察。不一会儿,前天晚上来吃饭的两名男子出现了。一看刘先生手空着,没拎烟,扭头就跑。刘先生紧追不舍,在步行街另一头,终于撵到一男子,这才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。

昨天下午,记者在东山派出所看到,警察正给刘先生做笔录。“来回机票1000多元、两条烟1000多元,还有8瓶红酒和几天的奔波……这伙骗子把我骗惨了。”好在他抓住了一个,刘先生希望警察能帮他讨回损失。快报记者 赵守诚



1988年11月下旬的一天,从外地回京,一进办公室见到桌上一个白信封上“李何林同志治丧办公室”一行黑体字映入眼帘,我的心顿时紧缩起来,热泪止不住地滴滴落下。几十年的生活,喜、怒、哀、乐,多少往事过眼云烟,就像奔驰在公路上的轿车,转瞬就忘了车外的一切……如今,李老师仙逝虽已20年了,但我仍怀念难禁。

# 缅怀恩师李何林

倾诉人、执笔人:韦顺 男 80岁  
离休干部 白下区

## 我敬仰的前辈 做了我的老师

上世纪40年代中期,我的家乡——安徽霍邱叶集镇没有中学。我初中是在离家百里的乡下省立第九临时中学读的。

1946年秋季开学后,校长在与学生的见面会上,春风满面地说:“这学期,我们学校请来了两位新老师,一位是李竹年老师,一位是王振华老师,他们是夫妇,都是大学者,名教授,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教书,很有名气,著作也很多。现在抗战胜利了,他们回家探亲,本来应当让他们好好休息才对。但是,为了你们的学业,靠我们是同乡亲友关系,我特意聘请他们来我校任教……”

当天晚上以后,回到宿舍我对同乡同学方锡九说,我知道李竹年老师。

小时候,我在家里的藏书里读过鲁迅先生纪念家叔的文章《忆韦素园君》,还在鲁迅书信集中读过先生写给乡前辈台静农、李霁野和家叔素园、从芜的许多信件,知道上世纪20年代,鲁迅在北京领导他们成立了进步文学团体《未名社》;有一年,从芜叔在给我讲未名社的故事中讲到过李竹年老师。叔叔说,李老师从小就闹革命,1927年入党,参加过“八

一”南昌起义,失败后回到霍邱家乡,1928年在霍邱又和王青士、王治秋兄弟等地下党员搞暴动。当地警备司令部要抓他们,他们都跑到北京,到未名社避难。未名社冒险收留了他们。李老师在未名社工作期间,编著过《鲁迅论》和《中国文艺论战》等书。我还告诉锡九,李老师原名不叫李竹年,叫李昨非,为了掩护他的党员身份,叔叔他们劝李老师把名字改成李竹年的。

## 宣传革命思想的他们被校方解雇

一天早晨,身着蓝色长衫,朴素、文静中略带威严的李老师上课了。他走上讲台说:“同学们,今天初次见面,第一节讲什么呢?你们提提要求吧。”

“讲讲时事,讲讲时事。”

同学们一条声地喊。

此后,李老师上课,先讲一刻钟的时事,几乎成了同学们的第一要求和惯例。李老师的讲话,在同学们心田上播下了新鲜奇异的种子,萌发了探索议论的嫩芽,我和班上几个同乡好友方锡九、解祝三等,课余经常读鲁迅的杂文,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。

有一天晚上,息灯号吹过了,我们在寝室外面的一角小聚。一会儿谈我们还不能完全读懂的鲁迅的《无花的蔷薇》;一会儿说,听说校长就是李老师讲的那个可恶的青年党的。我们正聊得起劲,校长忽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,厉声问:“息

灯了怎么还不就寝?”方锡九随口答了一句“谈谈时事”。校长一听,火了:“嗨,还是一群忧国之士呢!不好好念书,不遵守校规,谁煽动的?”大伙一声没吭,散了。

第二天,墙报栏里贴出几张漫画和诗歌。漫画的题目就叫《煽动》,画了几个半人半兽的东西,正在喝人血,吃人肉;而一群骨瘦如柴的工农群众,举起了大扫把,旁边一行小字:“官逼民反——煽动的答案”。诗歌的内容也很引人。如一首《浪淘沙》的填词:“烽火又连天,百姓熬煎,岭南塞北不平安。迷路羔羊心惴惴,步履蹒跚;导师谆谆言,指点江山,星星之火可燎原。莫惧虎狼来挡道,一往无前。”这些漫画和诗歌轰动了整个校园,男女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,上课铃声响了也没人进教室。

过了两天,在校长室外面,我们听到王老师和校长吵嘴。只听王老师说:“难道连学生办个班级墙报的民主权都不给吗?你为什么每月连教师的工薪都不发?……”

也在这个时候,上海的《大公报》副刊登出一篇介绍文艺批评家李何林的文章。同学们看着谈着,李老师的儿子李豫在旁边说,李何林就是他爸爸李竹年。这不但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敬仰李老师,而且想从李老师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。

因为李老师在学校的影

终于,一学期还没结束,校方突然宣布,解聘李、王两位老师。

## 一石激起千层浪, 我们到省里闹学潮

李老师的离开,同学们普遍表示不能接受,纷纷向校方提出挽留。但校长以高压的态势不准学生挽留。这时候,李、王两位老师在同学们心灵中点燃的民主之火,燃烧起来,像一团火球,在校园滚动。我因为与李老师有未名社这层关系,所以特别积极,便与比我年长的学兄乔多均商量怎么办。他说:“学校女生多,找能干的马庆玲、吴静先等,串联同学到校外开个会。次晨,部分同学避开校长,齐集到校外中山会堂开会。会议决定罢课,并组成了领导小组,一面与进步教师联系,争取支持;一面发动全校同学一起干。很快,同学们都起来响应后,我们公开宣布罢课,并推举乔多均执笔撰写罢课宣言。”

我们很快成立了请愿代表团,团长乔多均,成员八女四男,我是其中一个。我们在一个深夜溜出学校,乘车赶往合肥。第二天,一到合肥,我们就在街头散发传单,张贴标语,揭露校长谢麟书的罪行。

我们到了省政府,教育厅先是一个科长接见我们,接受了请愿书。我们等两天没回话,又去教育厅问。这次是一个姓李的督学接见我们。他已有准备,狡猾地说:“你们在大街上散发传单,这是扰乱

社会秩序,是犯罪行为,应当把你们抓起来。不过,你们是年轻学生,可以原谅。学生嘛,应以学习为主,你们学校已经复课,你们还在这干什么?我明天就到你们学校亲自处理。”我们这群未曾涉世的毛孩子一听,心里打起了鼓,于是,我们也无心多呆,就转回了学校。这时候,在校学生确实发生了分化:一部分坚持罢课,要求校长滚蛋;一部分虽然同情罢课,但怕高压,表现了中立和沉默;还有一部分,是以学校“三青团”一个江姓负责人为首,搞了个称之为“复校团”的组织,高喊学生应当念书,欢迎校长归校,立即复课。

这样闹哄哄僵持了几天。忽然,一个深夜,同学们都已鼾睡,督学和校长用钱买通了当地几十个“枪兵”(警察),进校抓人。不一会,影影绰绰看到有个同学,被枪兵押着抓走了。恰在这时,负责女生事务的辅导员,跑到女生宿舍大声叫喊:“同学们,你们宿舍已被包围,你们睡好不许动,我们只抓为首分子!”她的高喊,本想起镇压效果,哪知却起了动员女生反抗的作用。她们以马庆玲为首,高喊:“枪兵来学校抓人了,大家快起来,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……”这一吼,像晴天霹雳,炸开了女生宿舍,几百名女生冲出围墙,势若潮水海啸

般卷过来。霎时,把督学、校长和枪兵都搞蒙了。眼看着事态不好收拾,校长领着枪兵一溜烟跑了。

这以后,因乔多均、马庆玲等离校躲避迫害,大伙也散了架。校长不知去向,学校没再复课。

这次学潮,是李、王两位老师在青年学生中点燃的心灵之火发出的一缕闪光。但是,由于没有革命组织的领导,学潮中途分化,一缕闪光未能星火燎原。这个结局,今天回忆起来,心灵里正像鲁迅先生在纪念一位青年友人的文章中说的:“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……有几片还会翻腾,闪烁,然而中间混着血丝……”

## 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

信箱:kbm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